

凡尔纳选集

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

第二部



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

第 二 部

儒勒·凡尔纳 著

孔昭宇 马河清 译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

[法]儒勒·凡尔纳著 孔昭宇 马河清译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13.75印张 250千字

198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70,001—78,000册 定价4.85元（共二册）

ISBN 7-5006-0987-6/I·25C

88807A

第 二 部

目 次

- 第一章 爱诺卡特曾收到朱埃勒的来信，信中叙述了以昂蒂费尔师傅为主角的种种奇遇…………… 213
- 第二章 向读者介绍一下另一位遗产继承人…………… 225
- 第三章 向昂蒂费尔师傅提出的建议太离奇古怪了，他拂袖而去，不想作答…………… 235
- 第四章 西方人和东方人展开了一场激战，结果后者取胜…………… 249
- 第五章 勃·奥马尔旱路和水路都经历了，可以权衡一下二者的利弊…………… 263
- 第六章 从波尼到阿尔及尔和从阿尔及尔到达喀尔一路上的见闻…………… 276
- 第七章 来到达喀尔之后，到卢安戈港之前，听到的种种议论和遇到的种种遭遇…………… 287
- 第八章 有些旅客不宜乘坐非洲航船…………… 298
- 第九章 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宣布，对他们栖

	身的小岛不侦察一番，决不离去·····	312
第十章	垂头丧气的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赞布哥·····	323
第十一章	对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来说，听蒂尔考麦勒神甫讲道实在索然无味·····	338
第十二章	教士守口如瓶，想从他嘴里掏出秘密并不容易·····	351
第十三章	这出悲喜剧的第三个角色，换句话说，那个“背信弃义的家伙”不见了·····	365
第十四章	昂蒂费尔师傅又得到了一个签有双K的文件·····	379
第十五章	爱诺卡特用手指随便划了一个圆，谁料到谜底却揭开了·····	395
第十六章	欲知后事如何，且问几百年后的子孙后代吧·····	412

第二部

第一章

爱诺卡特曾收到朱埃勒的来信，信中叙述了以昂蒂费尔师傅为主角的种种奇遇

昂蒂费尔师傅出发后，圣马洛高房街的那所宅子显得格外凄凉，十分冷落！母女二人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度过了那些日日夜夜。朱埃勒的卧室空闲着，似乎整个住宅都空空荡荡。至少，这是爱诺卡特的感觉。再说，舅舅不在家，朋友特雷高曼也来不了！

这天是四月二十九号。自从“斯特尔斯曼”号把探宝的三个圣马洛人送上冒险的征途以来，已足足有两个月了。他们的旅行进展如何呢？……此刻又在何方？……到达目的地了吗？

“妈妈……妈妈，他们不会回来了！”少女说道。

“哪里……我的孩子……要有信心……会回来的！”

年老的布列塔尼女人还是那千篇一律的回答，“不管怎么说，他们还是不离开我们为好……”

“是呀，在我就要成为朱埃勒妻子的时候！”爱诺卡特自言自语地说着。

可以断定，昂蒂费尔师傅的远征在城里产生的反响是异乎寻常的。从前，他经常叼着烟斗，在大街上，沿着锡隆河，或在城墙上边悠闲漫步。这一切，人们都习以为常了。在他身旁略后一点儿，走着的是吉尔达·特雷高曼，他总是两腿略弯，长着一个鹰勾鼻子，穿着一件每个衣角都打绉的短外衣，一副端正的面孔显得温和、善良！

年轻的远洋轮船长朱埃勒则是全城为之骄傲的人物。人们象爱诺卡特一样喜欢他——可以说，象母亲爱儿子那样——可是，正当他要被任命为巴伊夫公司的一艘漂亮的三桅船大副时，却远走高飞了！

他们三人现在在哪里？大家一无所知。谁会想到“斯特尔斯曼”号已把他们带到了塞得港？只有爱诺卡特和纳依知道，他们还准备顺流而下，驶进红海，或许要漂流到印度洋的北端。

昂蒂费尔师傅很有心眼儿，一直严守秘密。有关那神奇小岛的方位，他对勃·奥马尔守口如瓶。然而，如果说人家对他的航线一无所知，对他的计划就不尽然了。那计划谈论得太多了，又是那么显眼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街谈巷议。不论在圣马洛，还是在圣塞尔旺或迪纳尔，到处都流传着卡米尔克总督的故事；托马·昂蒂费尔收到的那封信，以及信

中宣布的那位遗产执行人的来临；什么正在测定一个小岛的经纬度呀，什么不可思议的上亿法郎的财富呀，等等，等等——消息灵通人士甚至说，不是上亿法郎，而是上百亿！因此，人们急不可待地打听发掘财宝的消息。似乎，那位变成亿万富翁的普通船长已经满载钻石、珠宝归来了！

爱诺卡特可没有这种奢望。只要她的未婚夫，她舅舅和舅舅的朋友返回家园，哪怕衣袋是空空的，她也会感到心满意足，感谢上帝的。她那无穷的忧虑将变成无限的欢乐。

少女并非没收到过朱埃勒的来信。第一封信是从苏伊士寄出的，信中详细地向她叙述了他们分别以来旅途中的见闻，提到了她舅舅的精神状态，说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质。信中谈到了勃·奥马尔和他的见习生，说他们都按时赴约，受到了应有的欢迎。第二封信是寄自马斯喀特，其中讲述了横渡印度洋去伊斯兰王国时，海上的种种遭遇，并说他们计划去苏哈尔。关于昂蒂费尔师傅，朱埃勒说，他完全处于近乎癫狂的兴奋状态。

爱诺卡特贪婪地读着朱埃勒的来信。信中叙述的何止是旅途见闻，何止是她舅舅的精神状态，这是未婚夫向少女倾吐别后的忧伤。就在要结婚的前一天，他离开了她，如今，真是断肠人在天涯啊！他渴望不久就见到少女，即使叔叔满载百万财宝而归，也不能叫他拆散鸳鸯。爱诺卡特和纳依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些来信，却无法回复几封家书，说上几句安慰话。她们对那些见闻和遭遇作着各种各样的评论，扳着指头计算着离乡背景的亲人在天涯海角还将漂流

几时。她们在挂在墙上的年历上，日复一日地作着记号。终于又收到了来信。于是，她们又沉浸在幻想之中——也许旅行进行一半了，他们正在归来的途中？

第三封信是四月二十九日收到的，距朱埃勒离家大约两个月。看见信上打着突尼斯王国的邮戳，爱诺卡特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啊，旅行家们已经离开马斯喀特，回到了欧洲海域……他们正在驶向法国……要多久到达马赛呢？……最多三天！乘西部的特快火车，要多久抵达圣马洛呢？……最多二十六小时！

母亲和女儿送走了厚道的邮差，关上门，坐在一层的一个房间里，没人打扰，她们感情的潮水可以放纵奔流了。

爱诺卡特擦了擦略微湿润的眼睛，撕开信封，取出信，高声朗读起来，句句抑扬顿挫，绘声绘色，听者字字入心。

“亲爱的爱诺卡特，

“吻你，这一吻，首先献给你的母亲，其次是你，最后是我自己。此刻，我们天涯海角，人各一方，那漫长的远游几时才能结束！

“我给你写过两封信了，想必已经收到。这是第三封信，也是甚为重要的一封，它将告诉你，财宝的问题出人意外地发生了变故，叔叔为此陷入了无比的苦恼之中……”

爱诺卡特从内心发出轻微的笑声，她拍着手说：“妈妈，他们一无所获，我不必担心嫁给一位王子了……”

“念下去，我的孩子。”纳依说道。



“念下去，我的孩子。”

爱诺卡特接着中断的句子，继续读下去。

“……再者，我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告诉你，我们不得不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，继续进行考察……”

信在爱诺卡特的手上抖动着。

“继续考察，在更远的地方，”她自言自语地重复着，“他们不回来了，妈妈，他们不会回来了！”

“勇敢些，我的孩子，念下去！”纳依说道。

爱诺卡特接着读下去，一双美丽的眼睛充满了泪水。朱埃勒简单地谈了谈在阿曼湾小岛上发生的一切，说那里没有财宝，只找到一张纸，纸上写着一个新的经度。接着，朱埃勒写道：

“亲爱的爱诺卡特，你可以想象，叔叔是多么失望，多么恼火！我也感到失望，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获得那笔财富，而是因为返回圣马洛，回到你身边的时刻，势必将要推迟！我的心都要碎了……”

爱诺卡特觉得自己的心也在急剧地跳动，通过切身的感受，她完全理解折磨着朱埃勒的那痛苦心情。

“可怜的朱埃勒！”她小声说道。

“我可怜的闺女！念下去，孩子。”母亲也喃喃地说道。

爱诺卡特又接着往下读，由于激动，声音都有些变了。

“事实上，卡米尔克总督嘱托我们把那个该死的经度转告给住在突尼斯市的，一个名叫赞布哥的银行家。他掌握着第二个纬度。显然，财宝是埋藏在另一个小岛上。看来，那位先生跟我们的老爷爷一样，过去也为卡米尔克帮过大忙。因此，我们的总督大人也想感恩报德一番。遗产很可能由两位继承人分享，这样，每人只能得到一半了。谁会为此火冒三丈呢？这你十分清楚！……那样，就只有五千万，而不是上亿法郎了。……我甚至希望那位慷慨的埃及人只留下一万法郎，让叔叔所获无几，免得他再阻止我们的婚事！”

“情人相爱，还需要金钱吗？”

“不需要，有了它，反而碍事！”老妇人诚心诚意地答道，“念下去，我的孩子！”

爱诺卡特遵从老人的话，继续往下读。

“叔叔看过那纸上写的话，惊愕不已，连新的经度数以及那个人的地址，差一点儿都给念了出来，幸好，他及时收住了。

“亲爱的爱诺卡特，我们的朋友吉尔达·特雷高曼，我们俩经常谈起你。他作了一个鬼脸，意思是说，该去寻找第二个小岛了。

“‘可怜的朱埃勒，’他对我说，‘那位总督是什么总督，是在拿咱们开玩笑，他是不是要把咱们抛

到天涯海角去？’

“是天涯海角吗？……给你写信的此刻，我们尚不知道！

“实际上，纸上提到的线索由叔叔本人掌握着，因为他不相信勃·奥马尔。自从那个狡猾的家伙在圣马洛想窃取他的秘密以来，叔叔对他一直怀有疑心。或许叔叔错了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见习生纳吉姆和他的老师一样可疑。我和特雷高曼先生都讨厌这个纳吉姆——看他那个长相——一副凶神的面孔，一对阴险的眼睛！告诉你吧，我们那位住在贝叶街上的公证人卡洛什也是不务正业的。我敢肯定，如果勃·奥马尔和他知道赞布哥的地址，他们准抢在我们的前边……但是，叔叔只字不露，连我们都没告诉。勃·奥马尔和纳吉姆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到突尼斯去。在离开马斯喀特时，我们都在想，那位随心所欲的总督大人打算把我们投向何方？！”

爱诺卡特停了片刻。

“我可不喜欢这套耍心眼儿的鬼把戏！”纳依说。

接着，朱埃勒又讲述了归途上的种种遭遇。如何离开小岛，翻译官塞利克看到外国人两手空空离去，如何大失所望，他已不再疑心，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普普通通旅游罢了。最后又讲了返回商队客栈的艰难旅程，回到了马斯喀特，还要等两天，准备搭乘去孟买的邮轮等等。

“我在马斯喀特没再给你写信，因为我一直想，等发现一些新鲜事物再告诉你……但是，没什么新鲜事。我们将去苏伊士港，再从那儿去突尼斯市，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全部情况。”

爱诺卡特停下来，看着纳依。纳依摇摇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但愿他们别漂流到天涯海角！和那些不讲信义的人在一起，真叫人担心！”

善良的老妇人指的是那些东方人，就象十字军东征时，经常谈论的那样。在这位品德端正，虔诚的布列塔尼女人看来，用这种方式弄来的数百万法郎，简直是不义之财……但她怎敢把这样的想法说给昂蒂费尔师傅呢！

朱埃勒又把从马斯喀特到苏伊士的旅途见闻，以及横渡印度洋和红海的情况描绘了一番，并说勃·奥马尔一直病着，比想象的要厉害得多……

“太好了！”纳依说。

信中还说，在整个旅途中，皮埃尔·塞尔旺·马洛一言不发！

“瞧，我亲爱的爱诺卡特，如果叔叔的希望化为泡影，我真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，或者说，我对此太清楚了，他将发疯的！谁会想到一个品行端庄，没有奢好的人会落到那样的下场！奢望有一天成为家私万贯的富翁……是呀，有多少人经得

起这一诱惑呢？不错，不受引诱的人肯定有……那就是咱们俩！因为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两个生命已融为一体了！

“从苏伊士出发，我们又到了塞得港。在那儿，我们还要等待开往突尼斯市的‘斯特尔斯曼’号商船。那位名叫赞布哥的银行家就住在那里，叔叔得把那令人诅咒的书信转给他……一个掌握纬度，另一个掌握经度，加到一起才能确定新的小岛的位置。还会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呢？这就是问题的关键，照我看，问题是严重的。因为，能否返回法国，回到你的身边，均取决于此……”

信从爱诺卡特手中掉到地上，母亲把它拾起来。她实在读不下去了，她似乎看到了漂流在万里之外的亲人，看到了他们身置险地的可怕情景。大概永无归期了。她不由地叫了一声：

“噢！舅舅，舅舅，你怎么这样折磨如此爱戴你的人呢！”

“原谅他吧，我的孩子。”纳依说，“求上帝保佑他！”沉默了一会儿，两位女人怀着同样的心愿祈祷着。然后，爱诺卡特接着读道：

“我们是四月十六号离开塞得港的，到达突尼斯前，哪儿都不停留了。头几天，我们沿埃及海岸航行。当勃·奥马尔隐约看见亚历山大港时，他那眼神是何等……我真以为他要在那儿下船，宁

愿放弃他那份财富……但是，他的见习生把他制止了。他们说的是我们一窍不通的语言，看来制止的方式相当粗暴。勃·奥马尔显然害怕纳吉姆。我心里在琢磨，这个埃及人是否是他自己所说的那种人，瞧他那一副强盗相！因此，我要提防他点儿。

“出了亚历山大港，我们向邦角驶去，把的黎波里和加贝斯湾抛在后边。巍峨的突尼斯山峦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，不时看到几座遗弃的炮台屹立在山巅，一两座伊斯兰圣墓显现在绿色的帷幕之间。四月二十一号晚上，我们驶进了突尼斯港。四月二十二号，船停泊在古莱特码头前。

“亲爱的爱诺卡特，来到了突尼斯，我们之间的距离虽然比在阿曼湾的小岛上缩短了，但仍是那么遥远！谁知道厄运会不会把我们抛到更远的地方！说实在的，哪怕是相距五英里，或是五海里，只要我们不在一起，就让人悲伤！不过，你不必失望，请记住，不管这次远游结果如何，都不会耽搁太久了。

“我是在船上给你写这封信的，以便一到古莱特就把它寄出去。过几天，你就会收到的。诚然，信中没写我尚不知道的事情，或许是急需知道的事，即我们将被带向哪个海域，就是叔叔本人也不清楚。这只能在和那位银行家交换情况后，才能确定下来。我们的到来大概要打搅他安静的生活

了。因为，当赞布哥得知这是关系到一笔巨大的遗产，而他又有权得到一半时，他是愿意合作的，他势必得和我们一道去进行下一段的考察。他可能跟叔叔一样，是个急性子人……

“还有，一知道第二个小岛的位置，我立刻就告诉你。——我很快就会知道的，因为是我负责在地图上寻找它。看来第三封信后不久，你就会收到第四封的。

“和这封信一样，下一封将给你母亲，你，亲爱的爱诺卡特，带去特雷高曼先生和我本人的美好情意。当然，还有叔叔的情意，尽管他似乎已忘却了圣马洛，忘却了古老的家宅以及住在那里的亲人！至于我，亲爱的未婚妻，谨向你遥寄我全部的爱，正如我将收到你全部的爱一样。等待你的回音。请永远相信我！

你忠实，温柔的

朱埃勒·昂蒂费尔

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二日

于突尼斯市古莱特”